想其風範逍遥驩洽徜徉一生即臨終之際猶視以為常也噫京房之術楊雄之玄豈能彷彿其萬一即老釋之僅同者亦難以闖其藩籬矣雖侮玩天地近于不恭而漏泄天機似為不密盖亦自得之趣深故不覺言之宕蕩耳豈足以尤先生哉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七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八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戶部主事天名舊寅王之彥校

君實司馬先生

先生姓司馬氏諱光字君實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凛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毳沒水中先生持石破毳水出兒得活京師間盡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第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開

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願却之未幾同知諫院進三劄子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一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猷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常不豫國嗣未定人莫敢言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尺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太子進知制誥固辭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集議濮王典禮先生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搆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力辭上曰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許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上命

置局續其書書成名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王安石曰國家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及安石執政行新法先生進讀邇英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先生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安石以韓琦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之曰陛下誠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抗章至七八上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徙許州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後求言詔下乃復陳六事帝欲復用先生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先生脩資治通鑑時伊川一日問脩至何代先生曰唐初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先生曰皆篡也伊川曰然又問魏徵之罪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風節而掩其罪夫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

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復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以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先生竟如舊說及通鑑成加資政殿大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後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生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他日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拆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又立十科舉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嘗問伊川曰欲除一人為給事中誰可為者伊川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說某雖有人何敢言先生曰出乎公口入乎光耳何害先生終不言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聲過車四方皆畫像以祀朝廷命伊川主喪事無闕禮蘇子瞻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子康亦慟極群書為侍講居父喪號食寢地因得疾亦卒

蓋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平生用心甚苦毋患無着心處謂明道曰某近日有箇着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先生曰只有一箇中字着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却只是揀得一箇

好字却只如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他時彼必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于治心不如念珠之易也常作中庸解不曉處則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缺甚處曰如強弋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中立問明道曰司馬君實不得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明道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又曰見呂晦叔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其自言有曰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故明道曰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且平日不喜佛老曰其微言則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歿後章惇等請發塚斲棺詔奪贈謚追貶崖州司戶參軍靖康初乃還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廟

贊

先生功扶社稷澤遍生靈忠越高賢怨增群小蓋惟計天下之安危而不恤一身之禍福生死真有宋之名臣也勸范鎮說韓琦而英宗立罷青苗復常平而新法釐輔哲宗之初政同宣仁之公心而元氣甦以故海內歡若更生遼夏不開邊隙君子得行其志而

章惇蔡確之流不至肆其惡於一時說者謂其旋乾轉坤諒矣雖伺其歿而中傷者衆詔奪追貶然公論不久而白又何害乎余嘗考其生平孝弟通於神明貞誠貫于天地根本固已培之厚矣而慱物洽聞搜羅今古通鑑一書啓沃宸扆盖有用之實學也弟質過於厚而理未甚融釋老雖所不信而儒教猶爾牴牾二程屢開明之而終欠通徹則其着心於中與夫中庸之闕盖有由矣雖然處國事則體羸病革而朝廷之外無餘謀思義理則達旦不寐而血氣之衰不敢惜豈世之悠悠不振者哉宜程子稱其不已也

持國韓先生

先生姓韓氏名維字持國億之第五子也兄絳黨王安石為清議所少弟縝知秦州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劉摯等劾其才鄙望輕方億執政時先生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後中進士億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恬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受富弼辟為河東幕府史館脩撰歐陽脩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議陳執中謚曰榮靈詔謚曰恭先生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在王邸先生為記室參軍語

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左右史缺英宗謂執政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遂以先生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御史呂晦等以濮議得罪先生請詳議復誨等既而責命不由門下先生又言紀綱之失無甚于此乞解官不從遂闔門待罪神宗即位上言天下大事不可倖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上嘉納之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漸進御史中丞以光絳在樞府力辭安石惡之一日以言不用請郡上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先生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許州召為學士承旨入對上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先生謂當責躬求言若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退又上疏言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帝悟即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充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絳入相復加官知許州帝幸舊邸加資政殿學士先生知帝意請外祠帝崩赴臨宣仁太后手詔勞問先生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欝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子孫覿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

矣起知陳州召兼侍讀加大學士上言范鎮在仁宗時首開建儲之議未及褒顯于是復起鎮元祐更役法命先生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先生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王存抗聲廉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乃還秩先生與程子泛舟於潁昌之西湖典謁言有士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遽還程子問何為者曰上書求薦爾曰大臣居位為國薦賢自當求人乃使人反來求已也坐中范夷叟曰只為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程子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以為然程子嘆曰韓公服義最不可得持國知許程子往見謂之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持國曰為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予乎後以大子少師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謫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聽父居許卒年八十二蓋先生淡於功名而有志理學與伯淳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明道謂在聖人則無事可克持國謂須克得已便復得禮又謂道家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為存三守一伯淳曰此三者人終日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其殁也伊

川代父為文以祭云

贊

忠獻子孫爵位並顯而先生爝然不汙超然自得非若子華之黨荊公也又非若玉汝之虐秦民也彼其承康公忠義孝友之傳沒世好學之願而獨出於子華玉汝之上父執政則不試既歿則不仕君曰功名則曰不可有功名心曰舊人則曰不敢以舊恩進議執中榮靈之謚白范鎮建儲之疏久旱而疏求直言勞問而以利民為本此其功業蓋已昭著矣且日與二程講究得克己復禮之旨志一動氣之由親為置室命諸子以同游贈以金楪使彬叔以為壽蓋皆極尊賢敬士之誠也雖笑語不遵孝謹之風而道義乃有謝過之別然意則甚懇至矣噫韓與范世盛而獨先生無愧於文正之子餘則不逮遠矣先生所得于二程者蓋深哉

晦叔呂先生

先生姓呂氏諱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為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為講學之友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敏量

宏遇事善決。程子謂其與晦叔語不得不少者是也。苟便于國。不以利害動心。與人交出於至誠。每議政事。博取衆善。至其所當守者。截然不回。神宗稱其於人材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

為龍圖閣學士時。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先生爭之不聽。遂乞補外之蔡州。神宗立。召知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先生封還其命。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顧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曰所以從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為御史中丞。

王安石行青苗法。先生論其非。初安石以博辯騁人。莫敢與抗。先生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以新法異同。故其交不終。八年以彗星求言。先生疏曰。陛下顧治日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元豐元年起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五年以疾去。熙寧末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

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哲宗立以侍讀還朝陳君道十事拜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公同心輔政光卒先生獨當國科舉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臨奠賜金帛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子希哲希純希哲師伊川士皆尊師之希純亦剛正為曾布所忌

贊

宋道學方明而佛教更盛人君論治兼之釋老而大臣如鄭公以下無不惑之惟溫公與申公卓立自信蓋有二程以為之開明也柰立朝未久而與王安石相忤然其治心養性好儒樂道不以公卿為尊而降禮於伊川不以敏決自負而聽從於明道入相未幾凡主司舉子皆以老莊為禁以王學為非而參用古今諸儒之說使其久於在位而明道伊川為之左右則其復三代之治何難惜乎不一年而卒終不得大申己志也可勝嘆哉

淳夫范先生

先生姓范氏諱祖禹字淳夫華陽人景仁之從孫百祿之從弟母夢鄧禹入寢室而生長遂名為祖禹資性雅潤問學純正與明道伊川遊議論氣味甚相洽平居恂恂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隱惜尹彥明嘗問其為人則曰其人如玉每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乃盡用先生之論伊川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伊川使人抄淳夫唐鑑曰足以垂世又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舉進士從司馬君實編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君實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介甫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富弼疾篤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上之拓宗立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上疏宣仁皇后曰宜崇儉敦朴以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新夏暑權罷講先生言陛下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脩身之要蔡確既得罪先生言自乾興

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若一切去之懼刑罰不中而人心不安也蔡京鎮蜀先生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城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兼國史院脩撰為禮部侍郎閣禁中覔乳媼先生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皇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皇后諭先生以外議皆虛傳先生復上疏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先生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終始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草已具及見先生疏遂附名同奏曰經世之文也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先生

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期悼悔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欲相章惇先生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攻之連貶韶州别駕安置永州又徙賓化卒年五十八其葬也伊川經理其事掘地深數尺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先生墓獨完子冲為朱墨史能繼先生學一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豈有出入程子聞之曰此女雖不能識孟子却能識心蓋先生未為侍講時伊川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脩史自有門路程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曰自度少温潤之色淳夫色温

而和氣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每當講前日必正衣冠儼然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常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陛下留聽蘓軾稱為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

贊

先生之伯祖景仁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家學源淵蓋已素矣而又為呂申公之壻與原明等日相砥礪況二程夫子為之夾持明道之卒也先生道其詳先生之卒也伊川營其塟不獨先生粹然而子女亦無不知道嗚呼盛哉先生有如玉之資有虛受之質不輕謁於荊公必屢劾乎章蔡磊磊直氣振於兩間而保護之疏經世之文愛君憂國具見乎辭真為名臣矣較之鄧禹功烈尤高其夢蓋亦不誣也哉

希文范先生

先生姓范氏諱仲淹字希文吳人二歲喪父母更適朱氏從其姓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似水沒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

進士第為廣德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推官始還姓更名遷知應天府晏殊召賓府學教授諸生後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雅以天下為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多矯尚風節士夫每愛重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先生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以為後世法且請太后還政不報尋徙陳州上言建太乙宮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先生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

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詔中外毋輒論及諸路旱蝗先生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先生安撫江淮條上救敝十事會郭后廢諫官伏閣爭不能得俄有詔出知睦州後還判國子監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先生曰洛陽險固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儲書繕宮室帝問夷簡對曰此迂濶之論也先生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夷簡訴先生所引用

皆朋黨貶知饒州余靖請改前命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貽書責之三人皆坐貶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夷簡再入相上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知延州脩承平永平等砦招流亡定堡障通斥候于是羌漢民相踵歸業羌人親愛呼為龍圖老子張載以功名自許上書謁先生先生一見知其為遠器乃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慶曆三年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聞當世事手詔先生又開天章閣先生上十事天子方信嚮先生悉采用之先生日夜謀致太平而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遂行朋黨之論聞上會邊警乃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先生自請罷為知邠州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帝親書墓碑曰褒賢之碑蓋先生內剛外和隆于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而已俸餘則推之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庄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涖民之政尚忠實邠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民聞其死者皆嘆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

三日而去子四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名臣先生門下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而純仁皆從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嘗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于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耳又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故于子弟必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後與伊川交又知事師如是父母之說而嗟嘆之伊川稱其喜聞義又因朝使察先生而稱其有量蓋其以力行為學故世濟忠直而學為實際也與

贊

講學之說起於孔子而必先之以脩德繼之以徙義改過者何也蓋脩德其本也而不講則不明既講而後義可徙過可改無非為脩德計也漢唐以來人不知道故有濂洛之授受而後學有傳濂洛以後人不知行必有實踐之施為而後學有得希文與茂叔同時而二程與堯夫一輩當道喪學絕之時希文讀書晝夜不息而又有先憂後樂之志蓋自為秀才時而已志于道矣況上有晏殊之教誨而下有胡瑗孫復之切磋以故庸孟六經家庭研究而堯夫又以為知

一字則行一字造次顛沛必欲至聖賢地位蓋與濂洛互相發也不然孝義著于鄉閭忠貞竭於社稷若希文者有幾而聞義則喜有量能容又伊川所稱乎堯文者也可謂其無學乎程子教門人以讀中庸而希文亦勸橫渠以讀中庸程子曰知得一寸不如行得一寸尤與堯夫相契合故愚亦列之於諸儒之中觀者當不以為過矣。

進伯呂先生

先生姓呂氏諱大忠字進伯其先汲人祖適太常博士葬藍田遂家焉父蕡比部郎中生六子與弟大防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學元祐初歷知秦州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先生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則脩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為得師謝顯道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伊川先生嘗為書往來素稱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蓋謂老而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于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恐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雖不多年數雖不

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在秦州以書致問其答書曰秦人瘡瘵未復而偶遭旱暵賴賢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後與章惇曾布議不合徙知虔州安置旋降待制致仕卒

贊

先生為諸弟之長而微仲識古禮與叔論選舉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要之皆行著鄉閭而功庇社稷者夫何貶死於虔州與未及而卒悲矣惟先生垂老好學日與二程講論為二程所羨慕其為秦州也凡濟旱持法動必咨之與和叔之化秦州者相繼美子厚謂秦州丕變和叔有力焉而進伯能行所學蓋難為兄難為弟也吾以為有實用者呂氏居多嗚呼所得於張程者其不誣乎

翼之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辟為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備具有經義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興水利有功伊川嘗稱安定之門人往往

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慶曆初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遷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及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凡弟子喜自脩飾衣服容止皆相類人遇之雖不識者皆知其為先生弟子也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

贊

先生之學蓋實學也嚴毅有師範隨材教授其弟子之從遊者小則衣服容止可觀而大則兵民水利雅有成績豈徒口耳乎哉弟其講明身心處未能開悟故不能大有成就耳說者謂治經不如孫復噫復且不及況二程耶然教授而得此亦可以訓士矣

康侯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伊川之友未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長文著書閱古吳人仰其賢名動京師裁之與先生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中進士第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先生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者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

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之無驗先生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先生原官政和元年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若將終身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又辭除起居郎復辭朝旨屢促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已令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案為國論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攀倚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先生屢辭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

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耿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先生乃就職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先生封還詞頭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先生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知通州先生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姑且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于小事以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先生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予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先生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鄉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急召先生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先生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上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先生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鄉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先生謝辭乞以所進二十一篇施行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

去高宗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莫若玩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兼侍講專講春秋盖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先生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說講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會除故相朱勝非先生奏勝非一用恐上誤大計及勝非改除侍講先生持録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盖權宜廢置非所以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聖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引勝非為助乃降旨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可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籌等

二十餘人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
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問
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
傳及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侍讀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之謂為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孔
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
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
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安石蔡京等
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

爵載在祀典比于荀楊韓氏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
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承望風旨交章
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永州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先
生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
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于身雖數以罪去而愛君
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以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
度凝遠脩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
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詖召
問出處之宜先生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
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

致去就語默之宜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尹彦明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先生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先生所與游者游定夫楊中立謝顯道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交代楊中立具朝膳留先生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昃之暮也顯道為應城宰先生時

知人則哲
自古為難

為府教授質疑問道禮之甚恭每来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顯道嘗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昔先生初間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先生不及見矣所著有文集十五卷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贊

先生學正識高義嚴守決以聖人為標的以時艱為痛切大有功於孔子者春秋也大有助於二程張邵

者奏疏也春秋幾廢而獨潛心玩索二程張邵幾為世所禁而獨表揚之雖朝廷累欲起用而終為蔡京朱勝非呂頤浩所催折雖小人累次擯斥而見幾明決終不少自強留日以中原淪沒為念即子在被圍而不之念其所行事惟據春秋以為斷案蓋春秋本孔子行事之書而先生行事則不越春秋之旨宜其進退合義而風俗賴之以振肅也嗚呼世之誦讀者甚多而見之為實用者實少即經籍子史無所不通亦何裨於實用余觀董仲舒胡康侯專意春秋及其用世必依此以斷案蓋亦不負所學矣

明仲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寅字明仲康侯弟一子先生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康侯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為人形康侯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先生悉成誦長游太學楊中立為祭酒先生受學後除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先生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先生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之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先生上書言之呂

頗浩惡其切直紹興二年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先生以十事應詔與張浚異乞便郡就養改知永州徽宗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先生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初康侯頗重秦檜及檜擅國康侯已死先生遂與之絕張邦昌欲以女與之不許檜死先生復其官卒年五十九所著有讀史管見及論語詳說

仁仲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宏字仁仲幼事楊中立候師聖而卒傳其父之學以蔭補孝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明仲聞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先生回書止敘契好而已其書辭甚厲人問之先生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先生被召竟以辭疾優游衡山下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言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徽欽二帝刼於讐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茲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群臣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耳陛下乃信之耶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

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臣切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矣高閱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辭欺天罔人孰甚焉後卒于家著書曰知言敬夫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行于世

和仲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寧字和仲以蔭補官遷祠部郎及明仲與檜忤出先生知澧州不赴康侯作春秋傳其脩纂檢討盡出其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

原仲胡先生

先生姓胡氏諱憲字原仲從從父康侯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大學會伊洛之學有禁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學易于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

已功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授建州教授先生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為己之學。久而見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學者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老年高求監南嶽以歸秦檜死召為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顧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先生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先生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子熹並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最久卒年七十七

贊

自文定著書閱古篤信濂洛之學身體力行而其子明仲仁仲和仲原仲世守家訓明仲深於史仁仲精於理和仲羽翼春秋原仲學求克己大抵皆儒學也仁仲傳之於敬夫原仲傳之於元晦而道術大明雖未嘗及二程之門而所相與者皆二程之高弟如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侯師聖譙天授聞其緒論躬蹈力行孝友忠義如出一轍無不以二帝蒙塵為憾而思以復讐一皆以柄臣為姦而不與並立然卒不能

伸其志謂之何哉噫秦檜之姦究之尤也而文定乃力稱其賢其子絕之而復詆之豈文定之智不足以知人哉盖會之當文定時其惡未露而又為定夫所取故直信而不疑至明仲時盖已肆其惡矣堯能容四凶而舜乃誅之又何害乎堯也學者當有以諒之矣

致中劉先生

先生姓劉氏諱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天授至京師先生聞其從伊川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中立皆請業焉及至家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原仲劉彥冲日以講學切磋為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方去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為白水先生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熹之得道自先生始卒年五十九

彥冲劉先生

先生姓劉氏諱子翬字彥冲韐之仲子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痛憤父死廬墓三年執喪致羸疾居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

孝友而督教姪珙成立與胡原仲劉致中交以講學為事朱松且死託子熹於先生及熹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先生少喜佛長而讀易渙然有得不為所惑嘗以為學易當先復云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卒年四十七

贊

原仲致中彥冲皆朱子少時之師也原仲學於文定又好佛老彥冲官莆田亦接塔下一僧歸讀儒書以為與佛合乃作聖傳十論其後彥冲先亡原仲猶在朱子以為道有未得乃見延平卒得儒學嗚呼學宗濂洛可謂正矣而義入於佛老不師延平幾為原仲彥冲所惑矣

諸儒述槩天集十八卷終